

陪你游甘孜

梭坡夜雨遐思

◎韩晓红

今夜，山野静谧，我在梭坡听雨。一场大雨，自下午下至深夜。我和同伴只能在梭坡村民家投宿，简单地洗漱之后，便躺在床上看书。一会儿，窗外的雨水愈加清脆起来，知道是雨下大了。有节奏的雨滴声在静静的夜空里显得异常清晰。这几年，我几乎每年都到梭坡来，然而，在梭坡听雨还是第一次。雨声很动听，叮叮咚咚的声响，仿佛来自天际，美若天籁之音。大自然有很多未解之谜，就连这异常熟悉的雨声，仿佛循着什么律则一般，踩着规则鼓点，在窗外演绎着。原本游历过程中遭遇暴雨，内心已有些郁闷不快。然而，这潇潇洒洒的雨滴声竟然也暗藏玄机，如此有规律的演示，赋予我久盼的内涵。

雨声中没有晚霞垂天际的浩渺，也没有夕阳朗照山峦的伟岸，然而，能像现在这样躺在床上数着，应和着雨点的节拍，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享乐。

窗外是一片玉米地，雨滴润湿，早已澄碧青翠。倘若我是一位诗人，许能于雨声中寻些意境，痴迷着探寻，兴许

真能吟出诗句。唐朝有叫王维的诗人，苏轼曾赞其诗：“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；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。”（《东坡题跋·书摩诘蓝田烟雨图》）由此看来，王维不仅是一位优秀诗人，还是一位画家，至于擅长的音乐和修养，则令人刮目相看。王维喜爱大自然，缘于对大自然拥有的情感，他才吟出如“声喧乱石中，色静深松里”（《青溪》）、“泉声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”（《过香积寺》）这样的优美诗句，声音、乱石、颜色、松林相融妥帖，这样的描写，不仅绘声，而且绘色，实在妙不可言。王维笔下的山水景物与众不同，富有神韵。其诗或取景，或状物，表现深长悠远意境，极富画意，耐人玩味。王维被誉为诗佛，文人画南山之宗，且精通音律。想这位全才文人倘若能到梭坡一游，不知还会吟出多少被世人称颂不已的绝妙诗句来。这夜，这雨，这静，这清新空气，正好成为王维吟之物象，成为王维画之素材。

绕古磙行走，攀摘一枝梭坡的翠绿，飘然回房，一个人躺在床上，依循想象解读窗外夜景，解读夜风雨夜侵

袭的古磙。这样想着，雨滴声渐渐消融于心境，此时，仿佛找到异样感觉，有别于曾在庐山三叠泉洗过的耳，在云南丽江聆听过潺潺溪水的耳，在得荣县翁甲神山寺庙里长号声里沐浴过的耳。

恰在此时，梭坡才迎我以雨。生活中，人离不开雨，雨是永恒的动力。从古到今，有多少诗人被浸泡在雨中，后人足可以从他们的诗句中看出。如“巴山夜雨涨秋池”的李商隐，其情其境，沉厚撼人，凄清彻骨；“寒雨连江夜入吴”的王昌龄，也是在夜里观察思考着雨，夜寒能吟出“连江”意境，实在令人佩服；至于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诗句，就更能使人沉入霏霏雾气之中，凸显东坡秉性和情愫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句描写陆放翁自况的诗句“细雨骑驴过剑门”更是形象逼真。缘于雨的诗句，今夜成为我独居陋室的最佳注解，微闭着眼，眼前浮现出这样一群“落拓”诗人来，便在内心存有信心，明天还会在梭坡游历，还会在古磙下停留，寻找一些关于雨和诗的意境。

想到这里，很自信若有所悟，今夜雨，是为我下的。

又见合欢花

◎李翠莲

夏至一过，又到了合欢花争相竞放的时节。

小区门口有两棵高大的合欢树，细细碎碎的叶子顶端，都已冒出了簇簇花枝，每一簇都有无数朵花苞，象一个个小鼓槌，鼓槌上有几十个小花头，圆溜溜象一堆小脑袋挤在一起，迫不及待地欲探头而出。

一朵合欢花完全绽放时，有无数枝细长的花蕊直立而上，象一把打开的粉红色折扇，花蕊顶端有一个小小的黄色绒球，象扇子边缘镶上了一排珍珠，扇骨棱角分明，纷纷散散地交错在花托上。有风吹拂时，花蕊象一缕缕的红丝从扇骨中滑落、张开又合起，软若无骨却柔韧地偎在扇骨之上。

每天清晨上班时，路过合欢树，我总要驻足仰头，看着那一簇簇花在朝阳里慢慢绽开。合欢花朝开暮合，开到盛时花色艳丽，绒毛葳蕤，风动时如翩翩蝴蝶起舞，令人惊艳，久久不愿离去。傍晚回家，那一簇簇花已合拢着微微垂头，如同归家的人儿，收起日间所有浮华，与家人欢聚一堂。

小时候，家乡的小河边，也有这样一棵合欢树，树干高大耸立，虬枝苍劲，村里人已经不记得它多少岁了，它一直在村口，看着小河在岁月里慢慢

流淌，看着村里人一代又一代地长大，用它独有的守望，给予村子里所有人幸福美满的祝福。

盛夏时节，合欢树下是纳凉聊家常的好地方，茂盛的枝叶遮天蔽日，合欢花团团朵朵灿若云霞。午后，便有几个老人在石板上坐下，摇着蒲扇，身边围了一堆小孩，老人们便开始讲故事；另一边，几个婶娘东家长西家短地拉着家常……

这时，我喜欢爬上高高的树干，找一个舒服的地方靠着、听着，有时故事精彩，听得入迷了，忍不住大叫一声“好”，惊吓得几只聒噪的蝉，小伙伴们大声叫：“干得好，太吵了，把它赶走！”我便使劲摇着树枝，从这边到那边，捉迷藏似的赶着蝉。欢快的笑声从一树盛放的合欢花间飞出，响彻村庄。

最喜欢自己动手做一束合欢花球，选一枝含苞欲放的合欢花，花苞已经从绿色变成白色，胀鼓鼓的，用手指甲掐破花苞，把花蕊轻轻地拉出来，这时的花蕊是卷曲的，一个、两个……直到一朵花苞全部被打开，合欢花就成了一个白色卷曲的小绒球，可爱得象个小精灵。等我把一枝合欢的花苞全都打开，一束绒球花便出现在眼前，把它带回家插在水瓶里，朝也

看，暮也看，满心欢喜。小绒球越长越大，直到卷曲的花蕊慢慢舒展变直，然后开始凋萎。

合欢花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秋天的时候，满树的花已变成了豆荚，恍如串串风铃，风一动，便有音符从中跃出，奏起一段秋天独有的鸣奏曲，是收获，也是圆满。

长大了才知道，合欢花代表的并不只有幸福美满，也有破镜重圆的寓意。纳兰性德写“不见合欢花，空倚相思树”，便是对逝去的爱人见不得的惆怅与悲伤。因为有了对照，更显得合欢花柔美绚烂之下，有着轰轰烈烈的决绝与苍凉，时刻警示着世人，珍惜欢乐的时光，珍惜当下。

合欢花不但有粉红色，还有白色、黄色、红色。那些合欢花盛放的季节，满树绿叶红花，云翠摇曳，似幻影似轻纱，飘散着幽幽淡淡的香气，像天地间笼罩着一层绯红的烟霞。待日暮花合敛，待夏日渐远，合欢花舞尽人生初夏的芳华，舞尽残念，以苍凉的姿势，惊艳着缓缓而来的秋天。

耳畔，响起了那部电影《芳华》的主题曲：“世上有朵美丽的花，那是青春吐芳华，铮铮硬骨绽花开，泱泱鲜血染红它，绒花、绒花啊，一路芬芳满山崖……”

今夜，携一朵紫茉莉入梦

◎秦继芳

夏日的黄昏，我途经一条公园小径，径边草木杂陈，其间紫色的花朵星星点点，在峥嵘的绿波里滚动。我停下脚步，白天的喧嚣热燥终致于一朵朵紫色的花内。花是紫茉莉花，我们老家又叫它“烧汤花”。乡下做晚饭称烧汤，每当紫茉莉打着骨朵、嘟起喇叭状的小嘴时，家家灶房里就升腾起袅袅炊烟。

我喜欢“烧汤花”这个昵称，带着烟火气；我更喜欢“紫茉莉”这个名字，带着高贵静谧的气质，蕴满了故事。

“陌上花开似旧年”。仿佛是宿命的约定，我与紫茉莉客里相逢，如旧时故知。我静坐花旁石凳上，白日焦灼无处安放的心，瞬间风平浪静。篱角黄昏，素衣生香，我与紫茉莉交契相顾，旧年时光细细润润，从一朵朵心里开出往事的香。

年少岁月，装扮农家小院的寻常之花，以紫茉莉居多。犹记夏日黄昏，弥漫的紫茉莉花香牵着炊烟的手，萦绕着灶台忙碌的母亲。母亲操持汤食

的双手，仿佛催开了一朵朵紫茉莉的花骨朵。一方木桌，父母双亲，姐弟三人，还有满院数不清的紫茉莉花，依着时间的痕迹，把一个个夏夜开到了深深清凉处。

我与紫茉莉静心相处，犹如与一端庄娴静的女子对望。想起《红楼梦》中第四十四回“变生不测凤姐泼醋，喜出望外平儿理妆”的情节。“宝玉忙走至妆台前，将一个宣窑磁盒揭开，里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儿，拈了一根递与平儿。又笑说道：‘这不是铅粉，这是紫茉莉花种研碎了，对上料制的。’平儿倒在掌上看时，果见轻白如红香，四样俱美，扑在面上也容易匀净，且能润泽，不像别的粉涩滞。”每每念及这一段，就觉得只有紫茉莉花的高贵端庄，才配得上平儿的美丽善良。

也许从那一刻起，紫茉莉就成了惶惶岁月里抚慰平儿的一束光。花是寻常花，色是胭脂色。在紫茉莉捧出的胭脂花色里，我撞见了这份透着沁凉的不争之美。虽然，它被俗世的风烟裹

挟着，它被夏阳炎炎灼痛着，它被种花的少年遗忘着……但是，它依然能在人潮退尽、日光芳华远去之后，无计较地璀璨着一个空寂的黑夜。夜色浇衣，微微弱弱的灯影里，紫茉莉一朵朵、一瓣瓣，珊珊地开，灼灼得红，神秘的光泽里散发出冷清的香，亦热烈，亦淡泊。它隐于繁华幕后，向晚添香润色；它猎猎地开过灯火阑珊处，开出了一朵花的圆满。

如果说尘世的女子都是夏天的一朵花，那么我不愿是枝头绚烂的紫薇花，也不愿是湖中映日别样红的荷花，更不愿成为热情追随阳光的向日葵。我只愿自己是一朵黄昏烟火里的紫茉莉花，在深深沉沉的夏夜，清清浅浅地开。夜色倾城。我回去时，摘几朵紫茉莉花在手心里，裙衫上遍染幽香，心底也长出了丝丝清凉。心俱静的夜晚，一切淡成云影。我把紫茉莉花置于床头柜上，伴着幽幽花香入睡。恬淡的梦里，紫茉莉静静地开着。

扫一扫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



雨横斜

◎任随平

喜欢雨，便有了看雨的心境。

或宁静，或滂沱，事实上，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总有一场雨，下得怡然自得，如诗，如画。

我喜欢雨绵绵密密地下，横横斜斜，斜织出一幅“雨织画”。是画，总得有留白，这留白里必然有一座亭子，抑或一座茅草屋。亭子雅气，端雅，若婷婷而立的女子，立在村巷的尽头，雨默默地落着，雨滴顺着亭沿落下来，摔碎在眼前的石阶上，溅落开来。看雨的人斜倚在亭座上，悠悠然，望着眼前斜织的雨雾，仿若一首手抄的斜体诗，那溅落开来的小雨滴便是散落的文字，跳跃着，仿若醒过来的梦境。

南国的雨，每一场，都是一场梦，似醒未醒。

周庄，就是因了雨，才生了那么多桥。每一座桥，都是一个故事，古老，古尚。坐在这样的桥上享受一场雨，不需要一把伞，不需要三五好友，独自一人便是一个故事的开头，故事里是雨，是梦，是不散的遐思。就这样静静地坐着，周庄的雨湿不透一个人的心思，湿了，是幻梦般的念想。周庄把每个故事都藏在桥里，藏在桥下的流水里。雨氤氲氲氲地落，落在石桥上，落在石板上，落在行人的脚步里，落在流水里的那些，是拆散的文字，或是一首诗的标点，圆润，落地有声，却又是那般的宁谧，让人不易察觉。

在周庄看雨，不需要文字的记录，每一滴，都会落进你我的心境里，仿若一杯茶的香气，丝丝缕缕都在胸间。茶是周庄醒着的灵魂，每一个到过周庄的人都会在石桥边选择一处茶亭，悠悠然享受一杯茶。红茶醇厚，宜于晨起间，白色的瓷盏，浓艳的茶汤，端杯凑近鼻息，轻轻地吸一口气，那茶香便倏然进入了你的鼻腔，丝丝滑滑，流动着，在肺腑间弥散开来。轻轻地呷一口，眯缝着眼睛，茶汤在口中稍稍停留，而后一仰脖便跌入了喉管，而后长舒一口气，整个人的身心便有了一份灵动。夜晚，茶还是醒着的，喝茶的人三三两两，围坐在一起，一盘小豆，三五杯盏，不紧不慢地聊着故事，茶香依然是弥漫着的，桥下的流水悄悄地带了故事，向前流动着。灯火亮起来，隐隐约约，三毛的故事便在茶桌上说开来，说着说着，雨落起来了，没有人起身，而有人开始轻轻地啜泣。为一个女人对周庄的爱而啜泣，是一场雨的本意，也是周庄幸福的结尾。

读一场雨，最好是在北国的山间。

北国的雨，多粗犷。春雨淅沥，少了壮美；夏雨滂沱，多了锐气；秋雨缠绵，少了骨气。恰逢一场绵密的雨在生命中会有，但会少见。事实上，任何一场雨，看雨的心境才是落雨的境界。这境界里，必有一座茅屋，茅屋好，是大自然的所在，屋舍内外皆是自然，散发着阳光的气息，也有着土地的滋养，所以在茅屋里观雨，就如在一杯茶里观看人生，有烟雅气。山间落雨，总是云雾弥漫一般，雨落下来时飘飘渺渺，婀娜多姿，就如山里的姑娘一般，有灵气。观雨，就是观一份灵气，灵动里隔着一份迷丽，才有了念想与挂牵。念想从心中走出来的时候，满是雨声，沙沙，沙沙，似是诉说，似是歌唱。有时候我想，生命里要是落下一场文字的雨，若是在梦里，那该是多么奇妙，多么令人魂牵梦萦。

其实，观雨久了，在雨声的吟哦里翻卷一本书，抑或品一味好茶，未尝不是一件令人心旌摇曳的妙事，余秋雨的名字里有“雨”字，也写出了一场文化的“雨声”；周作人爱茶，爱在瓦屋纸窗间提壶烧水饮茶，因了雨水，人间多了一份旖旎的情怀。

此刻，面对一幅斜织的“雨织画”，顿觉滋养生命的除了一场雨，还该有一场文字的雨，淋漓地落，落进生命的渴念里，落进余生的时光里。